

# 《大元故周侯神道之碑》小考

□ 丁伟高 张春雷 张永正 魏 华

《大元故周侯神道之碑》位于山西省定襄县城南6.5公里之南王乡南王村西约100米处,为定襄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碑为青石质,通高355厘米,宽122厘米,厚45厘米(图一)。碑首呈半圆形,高96厘米。碑首正面,边刻二龙戏珠,龙首向下,嘴闭合。碑额篆书“大元故周侯神道之碑”,三行九字(图二)。碑首背面,亦刻二龙,形如碑首正面,中心无刻字。碑身高259厘米,两边为抹棱,饰以云纹,左下边饰以龙纹,龙首模糊。碑座深埋地下,形制不详。碑文楷书,共30行,足行72字。因年久日晒、雨淋,致使碑身已部分剥落,部分字迹漫漶难识。

此碑记述了元九原府左副元帅权四州都元帥周献臣家世及本人经历。碑文起始部分述说了周氏一

族的由来,继而引出对周献臣曾祖、祖父、父母及兄弟的简单介绍。碑文在介绍周献臣经历时形神兼备地细述了他在以寡敌众解围忻州、带伤奋战败敌孟州的有勇有谋有断的精彩情节,概述了他征伐受赏、功成名就后激流勇退、致仕里社的生活。

周献臣,字梦卿,忻州定襄人。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(1188年),生性颖悟,素习科举,复事武学。金贞祐初,蒙兵攻破雁门关,他在“游骑骞骞而南”之时,“慨然聚里人戚属,堡南山之隅”。第二年春,蒙兵复至,他知河东必不可保,认为天意不可违逆,与其殉匹夫之节,不如全万人之命,于是率众迎谒岱逊郡王于军门,承制被授为定襄令。又从岱逊南略太原,安抚了辽、沁、晋、绛、河、解等州,复从岱逊安集灵、夏,以勋升九原府左副元帅,权四州都元帥,行九原府事。

太祖二十一年,武仙围忻州,周献臣陷阵而大破之,立解围。仙复遣骁将董祐袭孟州,遂侵忻州,周献臣拒战,复败祐于孟州之丘石甸,从此,仙不敢窥忻州。

太宗二年,车驾南征,诏献臣屯大胜、三棱等寨,以御金人。已而从大军克蔡州、伐蜀。宣授征行千户,赐金符。后致仕。中统壬戌秋(公元1262年),卒于家,享年七十四。

周献臣一生处心以诚,待物以恕,临下以简,居官以严,举措施为皆中礼度。其从事军旅,治兵有法,临敌有勇,功不独擅,苦与众同,赏罚明信,所向有功。

其父丕显,字著明,质直尚义。其兄鼎臣,金阳曲令,城陷死之。其长子允中,袭父职,累迁宣武将军、太原路行军总管;次子敏中,忻州诸军奥鲁长官。

据碑文和1993年出版的《定襄县志》记载,该碑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(1289年),元翰林直学士太中大夫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王利用撰碑文。



图一 《大元故周侯神道之碑》



图二 碑首

王利用,字国宾,通州潞县人。幼颖悟,弱冠与魏初齐名,受人称誉。历任监察御史、直学士、四川提刑按察使等职。成宗朝,起为太子宾客,帝及太子嘉纳之。以老病卒,年七十七。武宗即位,以官僚旧臣,制赠荣禄大夫、柱国、中书平章政事,封潞国公,谥文贞。

至元丙戌,王利用任四川提刑按察使,周献臣之婿梁天翔,时任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副使,与王利用有“同僚之分”;并且周献臣之长子周允中与王利用有“一日之雅”;王利用认为“以义言之,又不可辞”故撰写了碑文。

碑文如下:

故左副元帅权四州都元帅、宣授征行千户周侯神道碑

前翰林直学士、太中大夫、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王利用撰

敕 赐太清万寿宫住持三 讲经师 紫周 老智 篆额 进士孙男周 宗文书丹

周氏之先出自姬姓,黄帝裔孙后稷封于豳,子不窋,曾孙庆节国于豳。越七世,古公亶父徙前载难逢居岐之周原,故国号周。武王克商,十一世平王迁都王城,厥后秦灭周,黜赧王为庶人,百姓称为周家,因氏焉。其孙有曰邕者,邕生秀,秀生仁。汉兴,续周之嗣。三国六朝隋唐五季,周氏显达,不可缕数。河东周氏亦仁之后也。我大元有授千户侯者,讳献臣,字梦卿,宋金以来世居忻州定襄县。曾大父万,业农,以孝弟称;大父庆嗣,字荣甫,六经教授乡里;父丕显,字著明,质直尚义,尝拔获鹿园民既奴而良者凡二千人,心自谓曰:“吾子孙必有高大门闾者。”母王氏,生三子,长曰鼎臣,字器之,为学临政,出处大节,遗山元丈撰阳曲令墓表已悉之矣。季曰进臣,字

大卿,定襄丞仲即侯也。侯性颖悟,素习科举,复事武学。金贞祐初,中原受兵,阅再祀,雁门破,游骑骖骖而南,定襄膺其冲要。侯慨然聚里人戚属,堡南山之隅。明年春,大兵至,侯知河东不可保必矣,曰:“此天也,天可违乎!与其徇匹夫之节,曷若全万人之命?”乃率众迎谒郡王于军门。王悦,时承制封拜,授定襄令。其未附之民在堡障者,侯恳恳款谕,俾前载难逢前载难逢复田里。遂从前载难逢王南略太原,辽、沁、晋、绛、河、解,向风内附。未几,安集灵、夏。前后服劳殆将十稔,虽王之威声素振,所向无前,其斩将搴旗,招携伐贰,而侯与有力焉。勋升九原府左副元帅,权四州都元帅,行九原府事。草昧始分,凡百废置,遂乃创官府,立城市,辟土田,劝耕稼,顿使斯民还旧观,复从王东征,赵魏既平,齐鲁旋定。丁亥春正月,恒山武仙围忻州,王遣侯率兵赴援,遇恒山骁将姬节使于州之南原,而姬兵甚炽。侯谓戏下曰:“先人有夺人之心,况彼众我寡,不可缓也。”遂陷阵而入,士卒继之,所至无不辟易,姬帅败衄,斩首三百余级。忻围既释,人皆曰:“侯可谓勇而有谋,谋而有断也。”复暮月,武仙遣董祐袭孟州,遂侵我南鄙。侯帅师御之。董援兵复至,犄角驰逐,互有胜负。侯为流矢中颊,战气愈作,大败敌于孟之丘石甸,俘馘数百人。董仅以身免,自是武党胆落,不复为寇矣。庚寅秋,车驾南征,令侯屯守,大胜、三棱等寨,以御,法锡以银符。继而取洛阳,平蔡州,镇关内,伐西蜀,侯暨行省郝公咸预其列。庚子,行省条侯始终之绩以闻,上嘉之,宣授征行千户,佩以金符,太原路卒伍隶焉。甲寅,侯以春秋日盛,急流勇退,优游里社间。延宾友,教子孙,日以自娱。遗山先生与侯有姻戚之好,尝赠侯乐府有“关心老来姻嫁要,与君邻屋共霞”之句。其为宿儒硕士爱重也如此。中统壬戌秋,七月五日,以寿终于所居之正寝,享年七十有四。越七日,葬于定襄南王里之西原,父先茔也。侯幼而读书,及壮而行之也,处心以诚,待物以恕,临下以简,居官以严,举措施为皆中礼度,以至医卜占侯之学亦臻其极。其从事军旅也,治兵有法,临敌有勇,功不独擅,苦与众同,且号令赏罚示以明信,所以将士畏威怀惠而乐于用也。凡有俘获,必使骨肉完保,或从而良之,故得年寿永,瞑目全归,遗风余烈,垂裕后昆。古所谓天祐善人,良有以也。夫人相继而室者六,曰任,曰司,曰杜,曰刘,曰韩,曰王,辅佐君子,咸有助焉。三子:允中,敏中,时中。允中字仲和,勇而义,质而文,刚而无虐,承父爵而佩金符。时四川蛮夷城邑有未下者,

悉平定焉,边升宣武将军、太原路行军总管。敏中字仲诚,忻州诸军奥鲁长官。奥鲁,盖本朝军人族属之名也。时中字仲随,以家政自居。女五人:长适樊大羽,次适张仁杰,次适 夹 州牧民之职,次适太原苏珪,次适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副使平遥县梁天翔。孙男九人:宗彝,监忻州酒;宗武,就袭金符,复授千户之 命;宗文、宗信、宗艺、宗政、宗瑛、宗佑、侍者。孙女十人:长适蒙古治中,次适鲁氏,次适刘氏,次适李氏,次适郝氏,次适甄氏,次适刘氏,次适王氏,次适梁氏,次翠鸾。重孙男十人:永安、重安、来安、平安、胜宝、鹿儿、扎忽歹、荅罕、歪儿、歹儿。重孙女八人。至元丙戌,余任四川宪司,侯婿宪倅梁奉议持经歴王承事所具侯行实之壮再四而请,曰:“妇兄仲和与君有一日之雅,周侯神道碑铭关中前已见许矣,愿无让,庶塞见许之命。”余惟仲和倾盖如故,其请铭之愿固不可忘,况奉议梁公有同僚之分,以义言之,又不可辞,因系之以铭。铭曰:

姬姓之先,后稷公刘。太王迁岐,肇造曰周。本支绵绵,延笃其美。公侯子孙,必复其始。河东周侯,世居于忻。以儒起家,以武立勋。惠及于人,义形于色。推亡固存,度德量力。赞翊我朝,几四十年。未老致仕,沈几物先。遗勋余泽,流及后裔。曰子曰孙,复能自励。定襄西原,高树丰碑。精爽在此,厥闻四驰。

大元至元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,宣授宣武将军太原路行军总管长男周允中、忻州诸军奥鲁长官次男周敏中、次男周时中立石

北五州阴阳官提领邢德晖,定襄南邢石匠,提领薛仲钦、薛仲祥,石匠罗世才。

《山右石刻丛编》下简称《丛编》)卷二七对此碑全文刊载,经考证校对,有以下几点补充:

1.《丛编》中有“古公亶父徙前载难逢居岐之原”,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中有“古公亶父,来朝走马。率西水浒,至于岐下。爰及姜女,聿来胥宇。周原膴膴,萋茶如飴。爰始爰谋,爰契我龟。曰止曰时,筑室于兹”。由此可见,古公亶父徙前载难逢居之地为岐之周原。

2.《丛编》中有“吾子必有高大门闾者”,碑文为“吾子孙必有高大门闾者”可见,《丛编》中,在“子”与“必”间,缺“孙”一字。

3.《丛编》中有“王悦时承制拜授定襄令”,碑文为“王悦时承制封拜授定襄令”,可见,《丛编》中,在

“制”与“拜”间,缺“封”一字。

4.《丛编》中有“遂从前载难逢王南略太原辽沁晋绛河解”,碑文为“遂从前载难逢王南略太原辽沁晋绛河解”,“太原”应为“太原”。

5.《丛编》中有“前后服劳 将十稔”,虚缺处为“殆”字。

6.《丛编》中有“董仅以身”,虚缺处为“免”字。

7.《丛编》中有“葬于定襄南五里之西原”,“五”应为“王”字。

8.《丛编》中“居官以严举措施为皆中礼度”,“错”应为“措”字。

9.《丛编》中“悉平定焉邊外宣武将军”,“外”应为“升”字。

另外,碑文中所载“葬于定襄南王里之西原,父先茔也”,可见《周侯神道碑》周围应为周氏家族祖茔,现地表只留一通石碑,没有其他痕迹,周围全为农田。南王村村民周姓居多,应为周侯之后代。

本文在整理过程中,得到了山西大学赵瑞民教授的悉心指教,在此表示感谢。

摄影:丁伟高

(丁伟高、张春雷,山西省忻州市文物管理处;  
张永正,山西省忻州市博物馆;  
魏 华,山西省艺术博物馆)